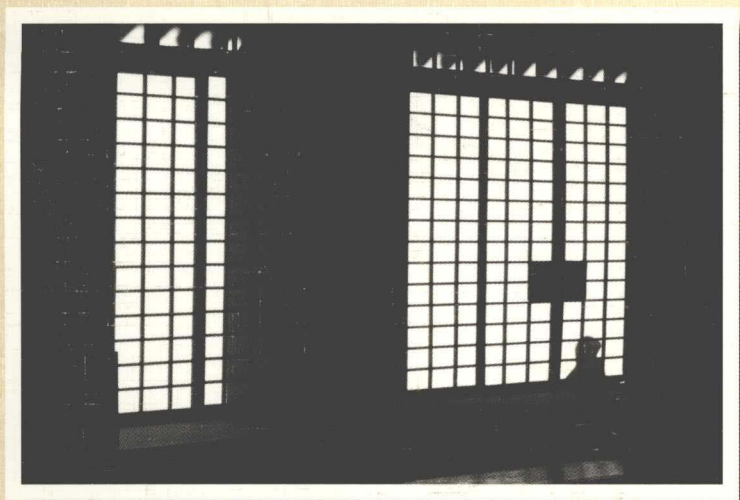


第一卷

父亲的肖像

父の肖像

④ 辻井乔 著 王新新 译



第一卷

父亲的肖像

父の肖像

④ 辻井乔 著 王新新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11-58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亲的肖像/(日)辻井乔著;王新新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9

(辻井乔文集:1)

ISBN 978-7-5063-6069-2

I.①父… II.①辻…②王…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2256号

父亲的肖像

作 者:【日】辻井乔

译 者:王新新

策 划 人:铁 凝 何建明

责任编辑:李宏伟

装帧设计:任凌云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65×240

字数:383千

印张:24.75

版次:2011年9月第1版

印次: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069-2

总定价:200.00元(全5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每想到父亲的故里，我眼前定要浮现出这样的光景：一条细窄曲折的胡同，四周是低矮的土墙，灼热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周遭一片死寂。可尽管如此，还是感觉有人屏住呼吸，向外窥视。

这幅情景怪就怪在，不知道看到此情此景的时候我身在何处。我是待在圈着土墙的家中？还是独自走在被太阳烤炙的路上？

我被稠血淤塞的墙内的人们孤立着。我甚至不知道我是为什么来到这个村落的。造访离父亲出生的地方有段儿距离的金刚轮寺时，走过一条长长的参拜甬道，或许是那时的印象，而今出现了些许变形？可我小时候却并没有去过那家寺。

可以确定的是，我并未打算加入到墙内的人们中间去，而且，我讨厌他们。当然，我也知道，这是无法用一个“讨厌”就可以了结的。毕竟，那是父亲的故里，更何况，如果真正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我也是墙内的人之一，我有这个自知之明。而之所以有稠血淤塞之类的认识，也无非是因为，我晓得，“这里”、抑或说“那里”，是父亲生长的村落。说“这里”的时候，我是在土墙之内，而说“那里”的时候，我虽不是一个游客，却是一个局外人。

只是，我在幻觉中看到的果真是父亲的故里吗？

他是滋贺县东畑郡六个庄人。他出生的时候，那里不过是有一片耕地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在后来百十来年的时间里，才发展成现代化的庄园，合作社的

筒仓鳞次栉比，农耕机械轰鸣着在田间穿梭，人们都是开车到农场来。那情形，似乎只有形式上可以套用“上班”这个词。土墙已不复存在，也闻不到肥料的味道。所以，我看到的绝不是现如今的父亲的故里。可是，我看到的难道是过去的情景？我从来没看到过父亲出生的明治二十二年前后的六个庄的模样，不论是图画还是照片。

父亲在虚岁三十九岁时有了我，我上面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良子是父亲和发妻、同乡山东友梨所生，大我十八岁；哥哥孙清，是父亲到东京后边上大学边经营邮局那会儿和在那里工作的岩边苑子所生，长我十四岁。

孙清这个名字很少见，取父亲最为敬爱的曾祖父楠清太郎的曾孙之意，但我们无从知道，对于给长子起了这么个名字的父亲来说，当时，维持和壮大楠家的想法有多么清晰。

我对关于家族规矩的言论的最初记忆，是上中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偶尔会流露出反抗的姿态，父亲大概是要预先教导我“正确的”想法，就说：“有些家伙说我品行不端，但是，能守住你爷爷传下来的楠家，可是非同小可，等你长大就明白了。”这前后的原委我已经记不得了，只有父亲说这番话时罕见的思前想后一般吞吞吐吐的语调和阴郁的表情，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父亲曾参加过早稻田大学雄辩会，在东京学生辩论赛上争得过冠军，在外面可谓口才凌厉，在家中，也惯常是用断然的命令口气说话，所以这种劝说的语气着实令我吃了一惊。或许，是我说想上海军学校时父亲说了这番话的。我能想到的，再就是父亲和新女人的关系被养母发觉，他内心惊惶，求我哪怕不站到他的一边，就算中立也好。

那正是“年轻人要奔赴战场”、“要自觉成为天皇陛下的赤子”之类的思想宣传大行其道的年代，为了不论什么时候孩子充军、家中的香火都不断，父亲心里很自然地会有“生吧养吧”的理由。但是，这种劝导对我却并不奏效。

首先，我还不不懂“品行不端”是什么意思。那时候，我正在读樋口一叶、森欧外等作家的小说，以“信使”同样的感觉，把这个词听成了“品信”，以为是指四处送信的人呢。明白父亲说的是“品行不端”，是在上大学之后，而且，弄

明白这个词的意思的时候，我却直觉地感到父亲是在瞎说。

一想到父亲，我总是会在世人对楠次郎的印象和我自己亲眼所见的父亲形象的差异前止步，同时，在这种困惑之中，还有这样的困难纠葛其间：因我自身年龄和立场的变化而对父亲的评价产生的动摇。

我对父亲产生强烈的敌忾心，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我醉心于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打倒资本家和大地主这些万恶的根源。回首那个时代，莫如说是对父亲在思想上的反感和生理上的反叛，让我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我是比以后的任何时候都纯粹地面对父亲的。

我动议整理父亲的传记，是因为年过花甲、从公司和业界团体的要职上退下来以后，我自觉得已经站在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上，心中生出这样一种感觉：自己也开始朝着七十六岁这个父亲离世的年龄迈进了。

我为何物？我是谁？每每探究这个问题，我最先意识到的，都是父亲之于我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工作，我觉得客观地检验楠次郎是十分必要的。关于叙述的样式，我犹豫了一阵子，最终决定以作为政治家的父亲和作为事业家的父亲为主要内容，使用楠次郎这个个人名字，而尽量不使用体现家族血缘关系的“父亲”这个称呼。我不断告诫自己，传记是要求有极大客观性的，而且，我是要从父亲的故里写起，才绕不开赤日炎炎的细窄胡同，绕不开偷窥者的迹象的。

在历史上显示出其重要存在的楠次郎的故乡——近江，曾是从关东、三河或甲信越起兵的势力攻向京城的途经之地，那些路经东海道、沿着中山道从若狭、福井、石川一带南下的势力都要分别经由长浜、草津、大津等地逼近京城。此外，县内城镇到处都留有“朝鲜街道”的称呼，则是因为即便是锁国时代，滋贺县的很多城市都位于朝鲜信使经过东海道去往江户的路线上。

通常，数月之前就有传言说要有信使经过，主要街路上便会热闹非常，聚来一些要一睹文化先进的异国使节的人们，文人儒者则会蜂拥来到他们下榻的地方，以期与他们进行接触。可以想见，既为农民又为商人的楠次郎的祖先们，也一定混迹于这些看热闹的人中间，眼里闪出好奇的光。然而，除去德川时代，飞

马扬鞭、蹄声嗒嗒地途经这里的武士和无赖势力，对他们所经地域的居民来说，都是些需要藏起身来注意观察的对象。特别是经过离街道路线稍远一点的六个庄的，多为追随攻打京城的主力部队的别动队的那些徒步武士或落魄武士，所以，人们都一边严加防范，以免他们闯入自家，一边紧张地观望。

将楠次郎养大成人的祖父清太郎之所以一度想送开办小学以来一直成绩优异的孙子去彦根上中学而临了又犹豫着打消了这个念头，似乎就是因为他在街道沿线的危险和望子成龙的希望之间动摇了自己的判断。尽管清太郎对此的解释是：“把你放到城里去，我不放心啊。我也上了年纪，干那些农活儿，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吃不消了……”

清太郎中年丧子，出于减少吃喝开支的考虑，他把次郎的弟弟裕三郎送给了姓广田的亲戚做了养子，又把寡妇儿媳送回了娘家，对清太郎来说，养育孙子次郎和次郎的妹妹阿房就成了自己的重要任务。次郎小的时候，清太郎会寻机带孙子到净土真宗的莲照寺和被称作“湖东三山”的古刹金刚轮寺去，那里有与他相熟的住持。清太郎觉得送给广田家做养子的裕三郎的性格可谓人见人爱，可对次郎，则似乎是粗暴与疼爱的不规则交叉，认为必须要趁早训育。

莲照寺的和尚能说会道，年幼的次郎也听得懂他讲的因果报应啊他力本愿^①的思想。次郎最喜欢在金刚寺让祖父牵着手看十一面观音像了，这并不是出于信仰之心和对美术品的观赏之心，而是因为这尊后来与阿弥陀如来佛坐像一起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平安时代的作品，能让他想起回了娘家的母亲，那副圆脸盘、那半睁半闭的眼神和微肿微厚的眼泡、那将中指轻轻抵至胸前的手形，都会在次郎心中唤起被母亲抱在怀中的更幼年时的记忆。

次郎一直记得和五岁的阿房一起目送母亲回娘家那天的事情。她是清太郎无法舍弃从经纪业向批发业发展的梦想那会儿从认识的商家娶过来的，当时年纪尚幼。自年轻时开始经纪业以来，由于清太郎人品出众，麻线批发和销售向农家订购的麻织品的生意就很红火了，可是没多久，随着和其他各国的贸易的活跃，物美价廉的棉织品大量涌入，情形便有些不妙，于是，清太郎渐渐脱离了商业，将

① 指佛教中依赖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本愿而成佛。

重点转向了农业。从这方面讲，把死了丈夫、自幼生长在富裕人家的儿媳送回娘家，也不失为良策。

母亲回娘家的那天早晨，次郎的直觉告诉他，这将是一次长久的别离。虽然祖父母说母亲只是回去四五天，但直觉敏锐的次郎却看出，那是他们在糊弄他。同时，他又感到，身为哥哥，在妹妹阿房面前，自己的这个判断是不能说出来的。兄妹在放置农具的仓房旁目送了母亲的离去。时值初秋，后庭的鸡冠花在朝阳中燃成一片火红，菊花还没有开，却不知从哪里飘来了金木犀的味道。母亲提着小包袱走过的小路上，石蒜发了疯似的盛开着，仿佛要用红霞遮盖住她的去路。也许是被别人一直盯着背影有些不自在，她无数次地回过身，把手移到嘴边，从远处高喊：“快回去吧——”

此后，直到她和近江商人发祥地之一——五个庄的和服商小林金兵卫再婚的三年间，次郎和妹妹阿房都会在盂兰盆节、岁末和春分秋分之类的日子，到五个庄的松前屋去看母亲。松前屋就在东海道线能登川站旁边。母亲的娘家做海产批发生意，有次郎家三倍大，还有众多雇工忙里忙外，白底镶黑十字接缝的生铁墙壁的大仓库就有三座。孩子们在这样的家里受到了款待。平素没有沾过嘴边的京都点心，让阿房吃起来没够，而次郎的行为举止，则不知不觉地像是在代表着楠家。看到母亲在这样的家里比在六个庄自己家里时还年轻快乐，次郎生出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便觉得母亲爽朗的笑声以及笑时以手掩口的动作都令人生厌。

吃够了，玩腻了，次郎就把阿房留在母亲那里，自己去能登川车站看火车。站区内货车转轨调车，在次郎是很少见到的，他怎么都看不够。从松前屋走个五六分钟，攀上护堤，就能从用旧枕木做的栅栏外面一心一意不厌其烦地眺望到喷吐着蒸汽的火车头、换路牌的作业和因扳道岔的操作而突然在眼前轰响震动的铁轨。戴着卷有红条子制服帽的站务员挥旗吹哨还叫声连连的样子，深深地吸引着次郎。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与在金刚轮寺看到的曼陀罗展现出的世界全然不同。这都是在六个庄的家里所没有的东西，尽管他觉得接近它们或许有些危险，却又正因如此才更加被它们吸引。在次郎幼小的心里，比起受母亲那令人颇感意外的青春模样的伤害，还是看火车更有趣些。

次郎的祖父有一种振兴家业的使命感。他也是幼年丧父，在日渐衰败的家庭

里长大，以亲身体验知道了什么叫做没落。幕府末期，江户有三十三万多贫民需要救济粮食，又发生了大火灾，地方则农民暴动四起。就在这种境况之中，楠清太郎终于长到了可以加入村里青年小组的年纪，他发誓绝不因贫穷而受辱，于是开始经商。动乱年代，危险倍增，生意的自由也大增。楠清太郎的父亲猝死四年后，发生了席卷近畿一带的“大盐平八郎之乱”^①，所幸的是清太郎尚幼，未受到什么冲击，但大盐之乱使得欲动用幕府权力大赚一笔的豪商失势，他就开始了自己的经纪业：与近邻的商家合伙，每天一大早就出去，拿着麻线挨村发给农家，求人家在家里织制，估摸着快织好了，再回收了来，交给能登川和八幡的商家，一天下来，回到家里往往都是大半夜了。

到了明治二十年代后期，清太郎曾打算让儿子继承户主，专心从事农业，而自己则继续做辛苦颇多的经纪业。可是，他又看好了东京的变化，拿定主意上了京。时代变化之快出人预料，他为此感到惊讶，也感到困惑。在怀着复杂心情回乡的途中，顺便在后来成为次郎母亲再婚对象的远亲、资本家小林金兵卫家落脚时，接到了儿子患伤寒病危的电报。命运的突然袭击，使清太郎进退维谷。农民最重要的就是继承祖先的家业。决定结束经纪业，清太郎花了一些时间。很快，他决定，就像当初家人耐心等待自己长大一样，自己也要等待孙子的长大，他要教育次郎，勤俭持家，专心务农。

把儿媳送回娘家、又把二儿子裕三郎送出去做了养子以后，清太郎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哄次郎睡觉的时候给他讲自己各种际遇和困苦经历，其中还有一段夜里遭狼袭击的故事。他给孙子讲道：“要给它可乘之机，它就会扑上来，所以得气收丹田，瞪着它看。跑可不行，那就等于告诉它，你怕它。行李啊，要前后分开，扁担，要时不时地抡几下给它看，好像随手就能用。”他还说，有天晚上，他看见水獭变成个女人跳进姊川支流了：“水獭和狐狸一样，也会骗人呢，可人上当是因为有邪念哪。次郎啊，这点你可要记牢啊。长大你就明白了，它变成美女就是要勾起男人的情欲。我是坐怀不乱，所以，‘哈’地一运气，它就翻身跳到河里去了。”

① 天保八年（1837年）2月农民因不堪饥荒而举行的起义。

在清太郎的这些故事里，缠在三井寺的大钟上的蛇报恩啦，有“比良八荒”^①传说的坚田^②渡口等悲惨故事也掺杂其中。清太郎巧妙地把年轻和尚与少女凄惨的恋爱故事变成报恩或人情世故的教材，讲给次郎听。有些故事让小次郎听得目瞪口呆，有些传说则让他懵懵懂懂地在一种安心感中进入梦乡：我虽然失去了父亲，母亲又离我远去，可祖父是疼爱我的……

过了很多年，次郎都还记得祖父为他描绘的与动物们打交道的情景和那些故事所唤起的情感，即便是到了相当的年纪，也老是被这样的梦魔住：遇难后为了从湖上逃命而向波涛汹涌的对岸眺望，却看不见本应映入眼帘的灯火。等一身透汗地睁开眼睛，才会明白过来，梦里见到的是祖父曾经讲给自己的“比良八荒”的光景。这样的梦境往往出现在无法安然入睡的夜晚，比如得知公司的破产近在眼前或担心某次选举落选的时候。3月末到4月中旬，琵琶湖上多会狂风肆虐，依照惯例，比良山麓的寺院每年也多在这个时候举行僧人们讲经的集会。很显然，次郎的梦，就是被与此有关的故事唤起的。经祖父改编的童话虽然传授了一种人间之道，但是后来，次郎却还是在青年小组的讲座上了解到，那些童话原本都是些凄惨的爱情故事。

次郎上了年纪后还做的那些梦的根源，除去祖父讲的童话和亲身经历，还有莲照寺正殿的佛龕后面闪着金光的佛像、金刚轮寺曼陀罗上画的宇宙图。次郎曾有些惶惑、又有些恐惧地想，本来光明辉耀的世界和无间地狱般痛苦的梦境世界，为什么会一同出现？

既然如此——为写传记，我在阅读资料、整理父亲留下的大量信件和与政界财界巨头们的往来书简、浏览几度开始又几度中断的类似日记的片断记录时，便会带着几分抗议的情绪陷入沉思——活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人看到你真实的形象？随着资料阅读的深入，我感到我心目中楠次郎的形象开始扭曲、变形，又渐渐变得混浊模糊起来，随之，我的混乱也加深了，因为，看似刚强自信的父

① 每年阴历2月24日—28日在滋贺县白须神社举行的法华八讲法会，据说，八讲法会前后，琵琶湖周围通常会刮起凛冽的寒风，即“比良八荒”。

② 地名，位于滋贺县大津市琵琶湖西南岸，近江八景之一。

亲，竟是个踌躇不决、有失果断的人。然而，事情并非至此就可以得出结论。父亲楠次郎，是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人，这可以理解为不可思议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思议的举动；可另一方面，每一个单独的侧面又是那么地平明易解——有时是几近无情的理性主义者。但接下来的瞬间就成了一个心软的人情主义者，优柔散漫，当断不断——而且，父亲在任何一个侧面所展现出来的姿态都恪守着当时的职责。

为了了解世人是怎样看待父亲的，我通览了《雷神楠次郎》、《巨星楠次郎》、《手枪楠次郎》、《泥腿子土地王》等传记和人物评论，可我认为，它们甚至连父亲的一个侧面都没有表述清楚。

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是自己的父亲，也是无法描绘出清晰明朗的真实形象的，更不消说因知之甚多反而难以下笔的情形了。同时，恕我直言，我也听到了发自内心的一种声音：想写尽一个人？这种想法岂不太过傲慢？！在经营公司的空闲时间里，我还在大学讲授经济思想史，我曾试图以人文科学的方式对人物形象加以透彻的分析，却又为担心这样会离楠次郎的真实面貌更远而感到不安。然而，在因退休辞去大学讲师工作的今天，留给我做的，恰恰就是完成父亲的传记，我是在蜂拥而至的忐忑不安当中，阅读资料、坚持摘记的。

曾祖父楠清太郎的形象对于我来说是清晰可见的，对他一手振兴起来的楠家的赤胆忠心，贯穿了他的一生，为此他曾不惜一切坚韧的努力。父亲在以谈话笔录的方式编纂的自传中记述道，是由于曾祖父的担心，父亲才打消了去彦根中学进学的念头的，但对此，我却多少有些疑问。这次入学是读完小学高等科^①之后的事情，那时父亲已经十四岁了，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我很想知道曾祖父担心的究竟是什么。父亲有的是力气，还是寻常科^②学生的时候，就能轻松地将装米的草袋子举过头顶，他要是动起武来，就有打伤对方的危险；另外，清太郎大概也担心早来的青春期的父亲学坏。曾祖父阻止十四岁的父亲上中学，却又在四年后容许父亲上了京都的海军预备学校，这种互相矛盾的决定更加深了我的疑虑。

① 旧制高等小学校或旧制七年制高等学校的后三年。

② 旧制寻常小学校或旧制七年制高等学校的前四年。

父亲是在那里获得大学预科考试资格的。或许，父亲十四岁那年，也就是明治三十五年，或是因为有粮食歉收的征兆，或是因为不景气，祖父绝对需要次郎这个劳动力？不管是哪个原因，我都对这个体贴祖父的美谈起了疑心，认为此间祖父和父亲的关系有些混乱，而且我觉得，这种混乱，还体现在父亲获得了资格却放弃读大学预科而回到六个庄、受雇于东畑郡衙门这件事情上。

在此期间，父亲倡导实行六个庄的耕地整理，在大阪劝业博览会上亲眼见识了化肥的效力后，就求见生产化肥的大阪硫曹株式会社社长，就在滋贺县独家经营的事宜进行交涉。据说，出面接待的创业社长阿部市三郎得知对方是个少年，大为吃惊，他为父亲的热情所打动，以批发价把两大马车过磷酸钙卖给了父亲。我想，曾祖父可能也一同去了，因为，我成为父亲创办的公司的一个经营者后，也曾在父亲的陪同下去通产省交涉过。那时出来接待我们的通产大臣一定会认为，父亲是要教育儿子才带他来的。回到村里后，父亲在家门前竖起一块牌子，上书“硫曹肥料独家经营”，落款是“楠清太郎”。这也似乎可以证明，曾祖父的确是一同前去的。自传中还记载说，父亲将卖剩的肥料施在二茬作物紫云英上，还将往田里灌水的稻田耕作法改成了现在的干式耕作法，创意和行动力具现其中。

父亲万分敬仰的楠清太郎，是次郎铁定被郡衙门雇用的那年4月去世的。据说，父亲不离曾祖父的旁侧，直到入殓，都一直和曾祖父的遗体相伴而眠。由于祖母在父亲十五岁的6月已经过世，所以，父亲十九岁上就不得不一个人生活了。

关于父亲的经历，这里还记录着令我产生新的疑虑的事实，那就是，曾祖父去世的第三年1月，父亲和一个名叫山东友梨的女人生下了长女良子。结婚申请是那年10月提出的，可对此前的那十个月，该如何考虑呢？如果按时间推算，就很难认定父亲和小他两岁的山东友梨是经曾祖父和亲戚们同意结婚的。莫如说，在为曾祖父的猝死而悲伤的同时，父亲的心里就有了一种解放感，那个山东友梨便粉墨登场了。

不管怎样，为什么父亲留下的资料里，对二十岁的青年和十八岁少女的恋爱、结合绝口不提呢？我搜索自己的记忆，也找不到父亲提及山东友梨容貌性格的只言片语。她死得早，应该是可以在回想中提到的。但是，我曾经听到过老家的人们毫无不解和紧张地说起山东友梨，所以，可能是由于虽然晚了些但也是正

式结婚的，也由于独生女培养得好，便不再追究了吧。虽说人们做各种随意的想象是一种自由，但从作为人生大事的初婚的记忆中看不到、抑或说完全消失了父亲的身影，这对我来说还是有些放不下。

曾祖父清太郎去世后的第三年1月，长女良子出生了，紧接着，4月，父亲上了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匆忙上京、仓促进学，究竟是什么让父亲如此勇往直前呢？青年小组中有去京都或大阪发展、开始经商的，也有上师范学校的，是他们刺激了父亲的竞争之心？不过，我倒觉得，四年的农民生活让父亲感到落后于同辈人了，如果按照传记的写法，这是不是应该记述为“不论身处何种环境，对学问的热情都不曾减退”？我认为，出人头地，是此时父亲的最大动力。

提交了结婚申请，父亲就卖掉了从曾祖父那里继承的田地，只留下房产宅院。如果是为了学费，他的求学之心可谓强烈了，但他飞也似的离开故乡，单用一个求学之心怕是说明不了问题吧。难道父亲心中全然没有辜负曾祖父教诲的罪恶感？在我所做的传记准备过程中，“楠次郎是一个终生没有罪孽感和负疚感的人”这种形象很早就消失了。这样，我便注意到，在当时的世道之下，求学之心和出人头地似乎是一回事。日俄战争胜利后的社会空气和现在不同，学问显然是为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而存在的。

来到东京后，父亲倒卖棉线、购买南满洲铁道股票，却连连失手，我推测，这并不是因为变卖田地所得的资金不够在东京生活，而是他想从投资方面下手，伺机出人头地。

随着对父亲行动的调查，我发现了他的一个特性，即在追求一个目标时，他往往动用几种手段。学生时代，为了发财，他身为邮局局长又收买了铁工厂便是一例，而为了出人头地，他既当政治家又当实业家，就更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例证。对于父亲来说，“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古训似乎是不存在的，他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搞政治需要金钱，可一旦拿了人家的钱，就没法不屈节，我就是因此要自己创造财富，开始搞实业并越做越大，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听话茬儿，他好像对发展实业有些后悔。他在自传中也这么说过，但我却无法相信这种说法。我亲眼看见从壮年到晚年的父亲把当农民时的习惯保持到数十年之后，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在电话里对他的职员下达指令，然后摊开地图，推敲斟酌收购土

地和分售工程的计划。这绝不是作为创造政治资金的手段而事必躬亲的姿态。父亲似乎将一切情念都倾注到了实业上，所以我对父亲缘何如此热衷实业的问题持有关心。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个说法“为什么如此之大”。在我看来，这仿佛是对什么的赎罪。虽然看上去父亲通过几种方法接近目标是出于缺乏自信，但那并不是一般的没有自信，而是由于强烈的热情在驱使父亲采取行动。也许，父亲一直都在为统一心中分裂的自我而奔走斡旋，他的一生都是在这种热情中度过的，而且，分裂的一端是金刚轮寺的曼陀罗，另一端是大口大口喷吐着蒸汽的火车头。我不知道这种想法是不是过于跳跃，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父亲自己并没有觉出内心的分裂。

2

楠次郎结束了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的学习、进入政治经济学科后，在雄辩会的同时，还参加了柔道部，因为他知道，腕力也是活下去所必需的。

让楠次郎领教其有效性的是后藤毛纺的股东大会。三年前死去的祖父楠清太郎为了让孙子有所体验，也为了试图获取资金，从他十七八岁时起，就建议他购买股票。满铁是通过战争弄到手的特权，能拥有满铁的一股和日本水力发电的十股，也都是祖父教诲的结果。想到这些，已成了大学生的次郎，试着买了后藤毛纺公司的股份。他想，自己虽是穿着和服木屐上学的，可学生们中穿学生服的却日渐增多，毛纺织工业以后或许会兴盛起来。接到通知，他出席了股东大会。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一个身着洋装、职员模样的年轻人带他进入会场后，他竟有些惊呆了。大约有四百左右股东济济一堂，使会场的空气显得有些森严窒闷。次郎头一遭见这种阵势，不禁心生敬意：股东大会原来如此令人肃然！然而，当事实上的所有者、常务董事后藤先生宣布开会，并开始朗读事先准备好的营业报告时，会场响起了“主持人”、“提议！提议”的喊声，还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叫：“印好的东西我们都看过了，没必要在这儿重复！”于是，会场上又有十几个人高声附和：“对！赞

成!”随后,有人发言:“为什么报告上说的利润这么少啊?!是不是经营者乱花乱用了?!请对此予以说明!”发言过程中,“就是”、“没错”、“回答清楚了”的喊声不断。

每次都是相同的股东。楠次郎想,这里一定有什么奥妙。常务董事后藤,也是创业者,颇具工程技术领域出身的人应有的耿直,拼命做着技术开发需要资金之类的解释,可他的话却马上就被股东发言的非难、攻击打断了。后藤一边揩着额上的汗,一边说制造部门增设的机械是从英国的格拉斯哥^①进口的,可马上就响起了奚落的叫声:“没人问你这个!认真回答问题!”

楠次郎终于无法忍受了,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各位看到了,我这个股东不过是一介书生,我非常赞赏后藤先生认真的技术开发姿态。这个报告很清楚地表明,为了不远的将来的腾飞,公司正进行着适宜而大胆的基础投资。我希望后藤先生更加自信地继续经营!”

他抑扬顿挫的发言立即招来了“闭嘴!愣头青”、“什么东西”、“公司的内奸”的谩骂,这反倒激起了他的勇气:“公司的经营应该委托给后藤先生,这是有益于全体股东的道路!”话音一落,掌声四起,“赞成!赞成”、“相信后藤”的叫声也混杂其中。一些股东早已厌倦了压根儿就是以攻击为目的的发言,听了次郎的发言,都有了主意,来了精神。结果,试图轰走后藤的人们不得不沉默了。

大会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开始思忖着如何离开。一个方案是提早起身,快速退场,还有一个方案是混在众多股东中间悄然离去,可是,次郎穿着斜纹哔叽便装,既没有穿和服外罩,也没有穿和服裙裤,估计这样反倒会很抢眼,便断然选择了留到最后的办法。当然,这里面也自有他的小算盘——如果一直留到最后,攻击派会把他当做是公司的一员,从而打消报复他的念头吧。

楠次郎双手抱着胳膊,盯着前方,发现有两三个人起身要走的时候,突然将上半身靠过来,仿佛有点要揍他的意思。他尽量不与对方对视,这时又分明有人啧啧地咂着嘴离去。大概是他那腕力很强的样子救了他吧。

很快,人都走净了。就在次郎站起身来,准备回去的时候,等在走廊角落里

① Glasgow, 英国苏格兰商贸中心城市。

的三四个男子，在会场出口处叫住了他，个个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对不起，后藤说，非常想见您一面。这边请。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

楠次郎断定这样更安全，便顺从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里摆着厚面儿的皮椅子，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中国书法家的字幅，窗子对面的装饰暖炉前，放着绵羊标本。在这样一个房间里，楠次郎从清瘦的后藤常务董事的嘴里，知道了横滨钢铁批发商和石川岛造船公司的社长要合伙吞并后藤毛纺的来龙去脉。后藤看上去中规中矩，深陷的眼窝深处，目光炯炯。实业界还有这等事！这让楠次郎听得有些兴奋。

“我不知道您是什么人，但您能站到我们一边，可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也许有些失礼，但请您务必收下。”说完，后藤递过来一个装着厚厚一沓钱的信封。

楠次郎犹豫了。从信封的厚度看，似乎足够五年的学费。次郎想，这可要不得。要是收下了，自己的行动就是以获取报酬为目的了，那就同攻击后藤的家伙们是一丘之貉了。次郎一下就想起了那些斜视着他、脚下的木屐踢踏作响的男人那卑劣的表情。

“不，我只是把我认为对的事情说出来了而已，况且我还是个学生。”次郎说着，推回了信封。

这样一来，后藤拿出技术人员的固执，坚持认为这样他会很过意不去。相执不下之时，次郎想出一则妙计。

“那，就用这笔准备给我的资金买公司的股好了。不然，我不要。我不是职业股民，也不是那种持股敲诈的，我一直做稳定股东。”

股东大会当天才两日元的后藤毛纺的股票价格渐渐升值，超过了二十日元，成了次郎本该接受的谢礼的六七倍的金额。他心里惴惴不安，觉得怎么着都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几分钟的演说，竟赚得了自己种庄稼时的几十倍的钱！这么着，人可是要变坏的。次郎这样告诫自己，盘算着把这笔钱用到一个健康的事业上去。于是，他想起了自己每月拿六日元工资、在郡政府当雇员时听到的一个说法——德高望重的有资产者可以购买特定邮局。随后，他又从后藤毛纺的总务部长那里得知，有家邮局有可能到手，那家邮局位于日本桥附近蛸壳町二丁目，就

在去后藤介绍的兜町^①证券公司的路上。

当时的次郎充满了活力，有了想法立即就会付诸行动。他打听到东京邮电通信管理局是窗口单位，就去了。这一去才知道，学生想买邮局，即便有资金有地皮有楼，如果没有可靠的保证人也是不行的。虽然这个结论很是没劲，可想想也是那么回事儿，于是，次郎出了管理局，就直奔后藤毛纺，说明了原委，把从管理局领来的材料交给了后藤。后藤再次感到眼前的楠次郎是个思想坚定的青年，便一口应承下来，并立马让秘书拿来了笔墨。

身份保证书

东京邮电通信管理局长 栋居喜九雄殿下

兹同意为日本桥区蛸壳町邮政局长楠次郎提供身份担保，并保证遵守三级邮政局长身份保证人的规定，诚尽其责。特此证明。

明治四十年3月

东京府荏原郡大井町 平民 后藤惣作

后藤的楷书一如他的人，郑重其事，规规矩矩，一个个字仿佛都是用格尺打出来的，这使得这份文件的分量一下子就变得重了许多。反复看了两遍，次郎感到，由此，自己就在腾达之路迈上了一个台阶。于是，一种终于有资格跻身名士行列的感觉在心里蔓延开来，便不由得向后藤深深地低头致谢。

出了建于日本桥二丁目一条小路旁的后藤毛纺总部，楠次郎想从外面再看看已经决定收购的邮局，就迈步向蛸壳町走去。一边走还一边想，当了局长，可就得蓄起胡须了呢，发型嘛，就现在这样的平头好不好呢？今天穿的是和服裙裤，可要是当了局长，就还是穿洋装合适了吧。想到这儿，次郎忽然记起，裕三郎这家伙倒是说起过，向岛一带有很多家卖二手洋服的店铺。

当年母亲不得不回娘家的时候，把次郎和阿房留给了祖父，而弟弟裕三郎，则早早被亲戚收养了去。也许是养父母家的疼爱，使他形成了一种依赖的性格，

① 地名，位于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东京证券交易所所在地。